奎章閣講義

坤

親臨摛文院講義卷之下

少頃 上陞座命諸臣進諸臣以次進伏 上曰誠幾神章該性情貫動靜推以至於聖神之極功便一太極圖註解也繼講此章可也命志儉讀奏志儉讀訖命陳文義志儉曰誠無爲指性之本體而若能察其幾而全其德使其發而應物之情一出於誠則於其應物之際亦無爲而已矣故通書又曰誠則無事堯舜無爲之治不過如斯耳事事物物莫不有當然之則一循其則而不容一毫私意則雖酬酢萬變而何爲

之有此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也大抵一涉人僞則事變愈多憂擾轉甚心勞而日拙純乎誠信則何思何慮一致同歸心逸而日休故有爲無爲有事無事只係於誠僞之判矣誠無爲三字正好體驗益加聖念焉念祖曰易通一篇與太極圖說實是表裏所謂誠無爲卽是太極幾善惡卽是陰陽之象誠爲體而幾爲用也德一而有五者之別猶理一而有五行之各一其性也仁義禮智信是體也而愛宜理通守是用也天理人慾只爭些兒幾是動之微善惡之動須就

這處理會濂溪之拈出一幾字儘是親切凡人
日用之際尚慎其幾而況人主一日萬幾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歟每於一幾字常存省
察決擇去取則精一之道便在此矣憙曰此段
即通書誠幾神章而周子作通書以解太極圖
之義故誠無為即太極也幾善惡即陰陽之象
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之性也而其下又以聖
賢神三者分屬於誠幾德夫聖者之性焉安焉
之誠也賢者之復焉執焉以研幾而言也神者之
發微充周以五德而言也不然則何不言賢於

聖神之前而必言於聖神之間乎是知此章之上下兩段皆是太極圖之義而若夫學者之喫緊工夫則全在於硏幾矣是以先明乎善惡之幾然後可以學聖神之道伏願 殿下必於幾善惡三字上深留聖意焉鼎修曰幾字之義大矣一念之微善惡分焉察其幾而循善則堯舜是也不能察而從於惡則桀紂是也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只在一幾字上耳盖念之初發人所不知之時即是幾也苟能察是幾而分善分惡惡則克祛善則必從以至發於外著於事而人

心聽命天理渾然則堯舜之聖職不過如是矣
伏願殿下每於燕閑幽獨之中必向一念初
萌處精察固守以此一幾之微制彼萬幾之煩
則三代聖王之治不難致也龍輔曰此章云性
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性焉安焉指
生知之聖也復焉執焉指學知之賢也大凡人
性本善而下生知一等則拘於氣禀蔽於物慾
不能全其本然之善必須學問以明理存心以
養性以復其性焉性既復矣而着或保之不堅
守之不固則無以立着實地久而弗失故又於

其下特下一執字以明夫悠久不息之工及其成功則性爲復爲一也今以尚書之精一大學之知行推類分屬則性爲復爲精也知也安爲執爲一也行也學者之最當省察而用力處矣今　殿下聰明睿智博文勤學凡於天人性命之微無不洞觀而盡知矣然而徒知而不行便爲有體無用之學伏願此等處益加留念爲東濬曰善惡之分只在於幾之一字幾者動之微也必於動之微處精察善惡之萌洞卞理慾之分然後可免悔吝之生矣然而不特一心之幾

而已天下百千萬事何嘗不由於這幾哉以用人言之則有邪正進退之幾以治民言之則有安危向背之幾財用則有奢儉之幾賞罰則有公私之幾無處無幾無事無幾故曰一日萬幾又曰惟幾惟康惟其微而不著故易忽而難審必也以一心慎獨之工察萬事未著之幾然後易所謂知幾其神者方可以庶幾矣 殿下英鋭太過臨事或不免急遽之患事當急遽毫釐已差則雖悔而不可及伏願發政施仁之際辭氣動作之間先察其幾以為防微謹始之方焉

微之曰此章幾之一字可見濂溪學問高明處真所謂發前人之未發人心之善惡出於義理之正形氣之私而其分之微在於一幾字極加察幾之工然後可以遏慾存理使人心聽命於道心此是學問喫緊處深加省察焉景源曰近思錄以太極圖爲首繼之誠幾神章蓋天下萬事之幾非誠無以成之也天以誠而能高明地以誠而能博厚帝王以是誠而能位天地育萬物焉是以古人曰一日不誠萬事之幾墜矣可不懼哉今　殿下建閣之初親臨會講臣亦桑

揄之景獲從淵雲之列誠千載之至榮也臣伏
聞 世宗 文宗朝置集賢殿寵遇儒臣曠絶
今古尚令人聞風興起 殿下落 二聖之位
行 二聖古事豈不休也然臣未知 殿下好
學之篤求治之誠能追 二聖之時耶苟未然
則是今日此舉虛文而已後之人必以爲內閣
講學有始無終伏望以一誠字加勉焉福源曰
幾善惡三字最爲此章之緊要處善字惡字說
得較重若至於顯然爲善爲惡則辨之何難而
幾者乃是萌動之初也其端至微最難分辨若

一毫近於天理邊則雖未及為善而善之幾始於此矣一毫近於人慾邊則雖未及為惡而惡之幾始於此矣此時此處能辨之或擴充之或遏絶之則甚省力矣若至於顯然為惡而不為善則辨之雖易而治之甚難矣命膺曰濂溪文字皆從易繫中出来易繫文字自一而二自二而五至於五然後復合五而二合二而一皆造化本自如此故其文字亦有以象之也上章太極圖及此章易通諸文字皆是此體未論文義但觀其文章可以有得矣濟恭曰臣無可達者

矣鍾秀曰幾善惡三字諸臣已盡達臣無別般可陳者而苟察於幾時則用力少而收效多過於幾時則用力多而收效難此所以着一幾字於善惡之分使學者着力於審察之工矣彥鎬曰此章分言性情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也性焉復焉發微主性而言也安焉執焉充周主情而言也蓋誠者只是實理而無爲者自然之稱也天地之間寒往暑來日照雨潤與夫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都是自然何嘗有一毫作爲底意乎天人之際一理無間故聖人之日用

云爲動靜消息亦一天也夫無所爲而爲者公也有所爲而爲者私也有與無之間理欲判焉可不懼哉　孝宗大王嘗諭以或有惠民之政輒有使民德我之心是私意也　聖祖平日省察之工於此可驗其密切體認也顯於無爲二字益加勉焉民始曰臣無可陳之語矣浩修曰臣亦無可達矣　上曰此章與太極圖相表裏太極圖義理極微形象甚妙有非末學後生所可默識心通者故繼之以此章承上文二五之說闡吾人四七之機使後之學者由顯而及微

自近而推遠其繼往惠後之功於乎至矣旣講
圖說則當以此章追明圖說之義矣僉曰聖教
誠然矣 上曰誠無爲三字此濂溪指未發之
體欲使人知本然之至善也蓋誠者實也無爲
者寂然不動之謂也予則曰此乃太極也上章
太極圖說骨子該載此句矣大學言誠意之工
中庸言誠身之道通書言誠字之義蓋同一意
致也周子天資甚高造詣深遠惟予之管見每
以爲周子到得聖人地位已八九分非後人之
所能測度者也以此章文義言之旣言誠又說

幾大抵誠者真實无妄之謂也毋自欺之謂也故誠意之工乃大學一書之大目而誠身之道亦中庸一部之要方然其緊一緊之功在於慎獨二字何以則為慎獨之工耶微之對曰未發時工夫只是惺惺涵養而已然則下工之要似在敬字鍾秀對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自一念發處人所不知之地頭而慎之則可以無不誠而敬為慎獨之要矣志儉對曰先明善惡之分然後可以察於幾而慎其獨矣故大學格致居於誠意之先若論所以慎獨之工則在於

格致而亦豈待格致盡後始乃愼獨哉要令相須互資格致漸進而愼獨愈嚴耳 上曰敬字固好矣然而便成陳談後人看不神奇不知其下工之道矣何以則可以致敬何以則可以居敬耶志儉對曰常常省察隨事存心無有一息之放過然後可以致敬而居敬也 上曰幾之一字有無限滋味蓋幾有善惡焉善者天理也惡者私慾也學者用工無過於遏慾存理而與其克治於事爲已著之後莫若審察於幾微欲萌之初也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處舉足

不差則自此而行不失其正路否則差雖毫釐謬於千里焉人能省察於是而發端不差則所謂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中庸之三達德五達道皆將爲已有矣所以審察操存之工惟在於慎獨二字盖慎獨云者無他別件用力之事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則未形而幾則已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能猛省而刻勵使善端之起無或潛消暗鑠猶恐其不達不長焉使惡念之發無或潛滋暗長猶恐其不遏不克常存此敬畏之戒不離于道此實爲審幾之工

予嘗觀朱子之說釋大學之慎獨曰審其幾釋中庸之慎獨曰幾則已動學者於此着工則先儒所謂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也者此之謂也卿等之見以為如何諸臣未即仰對　上曰敬畏之說誠真切之訓也存之於靜時察之於發處通動靜兼終始者惟畏字近之畏者一心憧憧不敢放過之謂也善惡之幾分於至微而審察之工本于是畏盖自靜而至於幾自幾而發于外一於畏而無或失焉以存我本然之心則集義養氣之工豈在於是而可達其剛大之用

矣故朱子曰心正則氣順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千萬人吾往之說可見浩然之全體而孟施舍北宮黝之輩則彼豈有養氣之工配道之氣也孟子只取其不挫不惴之意而言之矣然至若裁酌這理操存此心當孝而孝當忠而忠充然有得確乎不失善養剛大之氣能全光明之藏者顧其本則惟畏字能之曾子守約之勇實由於平日臨履之工畏字為養氣之本可見於此畏之義大矣哉微之對曰畏字有戒慎恐懼底意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等處以畏

字加工好矣鍾秀對曰敬字工夫下手處要不
外乎大學或問所載數條之說而惟畏近之云
者儘切實大抵是不敢放過之意也徽之曰人
心操則存舍則亡收放心然後可以主一主一
之工又在於主静主静即居敬之道也惟畏字
最近於敬矣　上曰幾之一字可謂千聖相傳
之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一而執中即姚姒
之心法也必須以精察之工辨之於危微之幾
使危者安微者著焉周公孔子之所以繼聖開
來之功亦皆本之於此言自是以後聖遠而言

湮矣周濂溪始論此一幾字朱子以為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但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以此觀之益見濂溪直接周公孔子之統矣自濂溪後諸賢相傳之統亦不外於這幾字著其用工之要則周子說思字張子說豫字朱子又加以審字以此思豫審三字推究用力於周子所云善惡之幾則此無異於人心道心之用精一工夫也宋儒胡子曰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司馬公曰水之

微也抔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洨丘陵此二說皆言審幾之工嘗所滋味之者也可以參看於此章之義耶鍾秀對曰聖教誠然矣不獨一心之幾也大凡事爲之上忽其微則漸至於大莫可救得矣　上曰孟子言四端而朱子說以始字訓端字尤切如發端開端履端之意云云然則端字與幾字之義同歟異歟諸臣未即仰對　上曰周子通書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以此觀之幾者在於有無未形之間而此章則直曰幾善惡者何也以通書中他說及此

章說較看則果無參差之義耶憙對曰旣曰幾善惡云則卽是善惡之初萌於心而未著於事爲上時節也惟幾字可以形容其有無之間也上曰幾之一字爲難說而經書中言幾字最多者莫過於周易易言知幾其神又言見幾而作又曰聖人研幾又曰成務之幾此幾字與幾善惡之幾字或有深淺精粗之分耶書有惟幾惟康惟時惟幾之文又有一日二日萬幾之語又有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之語詩詠庶幾如幾而後人看者多以此幾字訓之果不悖於本旨

耶念祖對曰幾字用處雖殊字義未嘗不同而但庶幾之幾字近於佇待底意如幾之幾字近於期待底意與幾微之幾似不同矣　上曰此曰德愛曰仁愛者仁中之一事故愛莫大於愛親而孝亦謂以仁中之一事況單說愛者乎然則昌黎曰博愛之謂仁先儒斥之曰不知仁者何也徽之對曰若以一字言四性之德則於仁下愛字外無他字與原道博愛之謂仁有異矣福源對曰以愛釋仁雖似未足而宋時諸儒說得轉輾太過或曰公或曰覺程子已言其反不

如只說愛字云矣景源對曰若以愛字訓仁之全體則仁字其體至大非愛字之所可形容也若說仁字則愛字之外無相當之字故用愛字矣命膺對曰程門或以生訓仁或以覺訓仁似乎無弊而及其晩年自涪陵歸見上蔡諸人皆流入釋氏朱子盖懲乎此而以愛之理訓仁愛字最無弊矣鍾秀對曰博愛之謂仁既不識性情分界又有愛無差等之嫌此其病也其實則欲形容仁之意味氣像捨愛字不得故朱子以愛之理訓仁字此可見矣此與孝弟是仁中之

一事不同愛字所包甚廣似不當云仁中之一事矣志儉對曰此章愛宜理通守情也所以承上文之幾善惡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所以承上文之誠無爲也蓋愛情也非性也而韓子直曰博愛之謂仁是以情爲性也所以爲失而若此章所云愛曰仁其意若曰發而爲愛情者即性之仁也正如孟子以惻隱之端言仁故朱子曰曰者因情而明性且愛曰仁之上加一德字則德愛曰仁云者猶言愛之德曰仁如是看則其以愛與仁分屬性情之意不尤明乎既分性情

則與韓說似同而實異矣　上曰然矣惟愛字最當於仁體而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然則豈可專以愛爲仁乎惻隱者愛也孟子則謂以仁之端也旣曰端則不可便謂之仁矣卿等之見以爲如何鍾秀對曰程子此言爲慮性情地頭之易混而爲此分開之論也直以愛爲仁則固不可而亦可即愛而見仁矣　上曰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耶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耶志儉對曰性也復也發微也三者主乎性而言也安也執也充周也三者主乎情而

言也憙曰不然性爲安焉應上文誠無爲復焉
執焉應上文幾善惡發微充周應上文仁義禮
智之德不可就每節分性情也志倫曰不然此
章雖分言誠幾德而其實性情二者而已誠以
言性幾以言情而德愛曰仁以下所言或屬乎
情或屬乎性則非此性情之外別有是德也故
其下聖賢神三節所論亦不出於性情二者性
焉者性其性也復焉者復其性也發微者其由
體而發者微妙而不可見也豈非主性而言者
乎曰安曰執則安之執之者固情也而充周而

不可窮者亦屬於用邊豈非主情而言者乎然不可直曰性直曰情故必曰主乎性情而言此實朱子之訓釋不可易也 上曰果如葉註則聖人全於養性而無察氣之工賢人偏於察氣而無養性之工耶雖聖人亦豈無善惡之幾耶命膺對曰此一段釋疑亦大加非斥矣 上曰曰聖曰賢曰神神云者聖之外豈別有箇地位耶是就性分上說則雖非聖外別有一箇神而若其惟聖惟神之際非他人所可測度處矣僉曰然矣 上曰此章講已訖矣生之謂性章即

明道合理氣論性之說發前聖所未發者也繼講此章好矣命意讀奏讀訖命陳文義意曰生之謂性四字卽告子之言也夫生者氣也性者理也而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以氣當之此所以有生之謂性之說也故孟子深斥之程子豈不知告子之謬而引用其說耶特將言氣質之性故不取其義而只取其語此所謂言雖同而旨則異者也志儉曰程子爲此說而千古論性之言定矣論性論氣極是極備更無餘蘊而其論用工則只有用力敏勇數語正如圖說定之

以中正一句為一篇之樞紐也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變化氣質復其本然之性而其所用工莫貴於敏勇故勇為中庸入德之門而通書曰果而確無難焉皆欲人敏勇之意也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則天下便歸仁矣其效之速如此而若只悠泛玩愒不從脚下做起則雖於心性理氣之說說得盛水不漏何益之有哉此等處深留聖意是所望也念祖曰此篇末段與中庸首章之意相似此理天命也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即所謂率性之謂

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即所謂修
道之謂教也末又言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
損又曰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以發揮聖人
氣象只此數語說得盡難言之妙胷中常存着
此箇意思則一毫私智自容他不得矣鼎修曰
此曰用力敎勇此勇字最爲學問之要道勇者
非按劍疾視暴虎馮河之勇也有過則必改見
善則必遷者即是君子之勇而非勇則無以進
德而修道矣故中庸以知仁勇爲三達德焉請
以這勇字爲聖工加勉焉龍輔東浚曰諸臣已

盡達臣無可陳者矣微之曰在天為理在人為性理搭於氣則局於形質理不得發顯其本然之體是故此章言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是也程子曰論性而不論氣則不備論氣而不論性則不明二之則不是然則氣質之性與本然之性雖非二物生生之性不可混論於本然之性也故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景源曰孔子言有教無類朱子曰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由此

觀之類也者有善之類有惡之類此所謂氣質之性也故孔子以爲君子有善之教則人性皆復於善而天下無惡之類也程子發揮氣質之性有自來矣福源命膺鍾秀彥鎬民始等曰臣等無可達者矣浩修曰生之謂性之訓與孟子道性善之意相爲表裏盖人之不能爲聖爲賢非無本然之性也只是氣質之有拘耳治教導養以復其本性之善者惟君師責也今　殿下處君師之位任治教之責惟望圜我一世陶鑄作成俾復其本有之善焉　上曰生之謂性一

章孟子道性善之後一以純善論性而未嘗言
及於氣質之性矣至此章而程子始發之非程
子則孰敢說到於氣質上乎可見明道幾至於
聖人地位而直接濂溪之統矣諸臣對曰聖教
誠然矣　上曰生之謂性云者兼理氣而言也
與孟子性善之旨可為表裏看非如告子生之
謂性之說也蓋性不可以一槩言曰天命之謂
性曰性善即言性之理也指本然也此云生之
謂性只訓所禀受也此則已有濂洛正論矣大
抵性之氣質之說起於張程而朱子稱之曰有

功聖門有補後學孟子之道性善程子之謂生之謂性者驟看則似異而實則不異若無程子此言無以辨告子之言矣且孟子急於闢異端但說性善後學不復知有氣質之性矣自有程子此說始乃曉然知本然之善又能知才說性則已帶氣之義焉此可謂闡發孟夫子所未道之言可謂大有功於斯文功不在禹下者程子之謂也僉曰聖教果得當矣　上曰此曰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此性字似指本然之謂也未知如何僉曰此性字果是指本然

而言者也上曰若然則此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上性字下性字同是性字而一曰善一曰惡此猶論性不論氣不備之謂也朱子釋此句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性本善而今乃惡此性爲惡所汨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可謂發前聖所未發之言也憙對曰性之善者本然之性也性之惡者氣質之性也而所謂本然之性者單指其理而言也所謂氣質之性者兼指其氣而言也此所以既言性善又言性惡者人心之中豈本

有二性哉志儉曰程子本旨固謂人性自不免有惡非原初天命中有此惡也即氣質之惡而既具於有生之初則這箇惡底氣質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具五常則必不得為人雖極惡之人其性豈有純乎惡之理哉第其氣質之昏濁有為惡之根柢者在則是即性之惡處程子之意恐如是矣命膺對曰所謂惡亦不過惻隱反為殘忍羞惡反為無恥之類而惻隱羞惡乃是性之所有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上曰此曰理有善惡理本純

善則何以謂理有善惡也命膺對曰此理字釋疑亦以為理勢之理而非性理之理也　上曰是則然矣孟子曰非才之罪也才即情也情既非罪何況性乎然則性豈有善惡耶食色之欲舜蹠同得而但中節不中節之間善惡乃分焉以發處之不中節而謂以性惡者無乃不可乎鍾秀對曰纔發用時便已涉於氣質故流而為惡而究其本則實從性中出來故謂之惡亦性也非謂性中本有惡也　上曰然矣徽之對曰氣質之性雖有惡而以其有本然之善故曰復

復者復其初之謂也　上曰雖氣質之性初豈嘗有惡也大抵人受清粹之氣爲質故雖於濁駁之中亦自有一段清通底氣爲非如禽獸之全塞者矣特以爲氣之所拘或不免流而爲惡比之本然之性純善無雜者不可混而無別而亦豈可以惡之一字下於這性之中謂之以氣質之性本自有惡耶徽之對曰聖教誠然矣氣質有清濁粹駁之異故氣質之所以善惡之不同而本然之性本自不泯雖局於氣質有可以變化氣質之理是以孟子道性善蓋未動爲性

已動為情心貫乎動静發於思慮者有善有不善既發之後不可謂性也然則善惡之分在於情也　上曰此曰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葉註以上下句通同看過至謂之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不曾作別段看此等處不可偏信註説也命膺對曰人生而静以後成形成質則已屬氣質之性惟人生而静以前氣機動静變合繼之者善之時此是天命流行之本體而純善無惡故曰猶水流而就下也憙對曰繼善在成性之前恐不當還以繼

之者為性而特言此以明性善之義也景源對
曰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此釋氏作用之說也所
謂性猶湍水者此揚子善惡混之說也所謂性
猶杞柳者此荀氏性惡之說也如所謂氣質之
性雖近於湍水之說然人性本善無惡而一朝
為惡所混終不能復其善也烏可謂有生之初
善惡便混也今天下雖已陸沉其民則堯舜以
来所子育也如有聖人明其德以新四海則元
元本然之性可以復也 上曰繼之者當屬發
處耶當屬未發耶抑兼已發未發耶朮之就下

喻本然之善耶志儉對曰此所云繼之者善與易繫旨義無異盖指成性以前天命之純善而言者也朱子訓釋以此作性之發處解者亦有之而此盖初年說非定論也水本就下理本純善善以繼之者如水之就下矣憙對曰此乃流行之理即所謂本然之善也志儉對曰水之就下以喻本然之善而下文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云者即所以應上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棄註恐是 上曰氣質真箇濁駁則終無可清之理乎聖人所謂下愚不移者是果真箇濁駁而

不可清者耶鍾秀對曰不但天命之性是賢愚所同得而已雖氣質至濁極駁之人此心之虛靈不昧者舜蹠所同然也盖心雖屬氣乃是氣之精英故明德無分數本然之性雖被氣質所掩蔽此心之虛靈旣不囿於氣質則寧有不可變化氣質之理耶彥鎬對曰氣質與形質有異雖有淸濁美惡厚薄多少之分數而非如形質之局定而不可移也今夫形體之小者不可變而為大短者不可變而為長至於氣質則其淸濁粹駁之不齊者非如形體之一定而難變故

苟能用力克治則有濁變為清昏變為明之理
矣東浚問曰此曰自幼而惡以是觀之幼者即
赤子初生知覺未生之時也然則這惡與生俱
生不待流於惡而惡已具於天賦之質矣是豈
非性中之惡耶憙答曰赤子則只是良知雖有
豺狼之聲而心則純善而無惡及其孩提哺啜
而後惡始生矣　上曰此乃氣質之罪也非性
之罪也赤子呱呱彼固何知只是或觀其狀貌
或聽其聲音預知其將為惡而已赤子之心初
豈有惡也鍾秀對曰自在胎中已有善惡之分

矣臣意則如此矣　上曰氣質之性即墮地以後事也未降生之前豈有善惡之可言歟今若謂惡自胎中生云爾則赤子心當着於何邊耶所謂赤子之心堯舜桀紂所同得之心也及其知覺稍生而後堯舜桀紂始乃分爲若如卿言則胎中之兒已有善惡之殊禀赤子良心於何處而可見得耶實未知其可也鍾秀對曰腹中已分清濁濁者惡之根也　上曰此又不然矣今夫癰腫之木頑陀之石受氣之濁騃無過於此而猶不可謂之惡者無他以其無知覺也赤

子之初生其心之無知無覺與木石等耳大抵曰善曰惡生於知覺則墮地之初形殼雖具知覺未生之前惡之心着在何處惡之跡見於何處此章自幼之幼字亦非知覺未生之時當其知覺之未生論其氣之清濁則可也論其心之善惡則不可若以其氣之濁而直謂之心惡則亦將曰木心惡石心惡耶始生之時尚不可論其惡也況其在腹之時耶卿言大是語病也志儉對曰聖教以赤子心發明性善無惡之義此即孟子之意也臣實欽歎而但此章兼氣質而

言性則鍾秀所謂濁者惡之根云者恐無不可
矣 上曰此曰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
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
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此
四十六字可謂聖門之符契進德之要方非程
子則孰能說此後學或以率性之率字看作工
夫程子此說嘉惠大矣 僉曰然矣 上曰此章
之微辭深旨固難一日究盡而至於章句間一
二可疑者今則說難而無餘矣顏子好學論一
章即伊川志學之初論學之書也伊川大文字

未為不多而其原初立志希聖底大頭腦莫若此論繼講好矣命字鎮讀奏讀訖命陳文義字鎮曰七情之發不能中節則既熾而蕩天性從以穿鑿梏亡大抵七情之中惟怒難制雖聖人豈能無怒而當怒而怒者義理之所發也不當怒而怒者血氣之所發也而惟其發之於義理故不失乎中正和平發之於血氣故終歸於麤暴乖戾文王之怒安其天下帝舜之怒在於四凶此豈非千古人辟所可監憲處乎凡政令之乖宜刑賞之失平無不由於喜怒之或偏惟能

操存於本源之地涵養乎正大之域發而中節動輒合理則何難乎致中和之治建位育之功哉伏願體念焉鼎修曰好學論一篇尤為學者所可柯則者孔門七十子皆能親炙聖人身通六藝孰非好學者也然而獨稱顔子好學者即是顔子篤信孔子力學孔子聞一知十拳拳服膺終至亞聖之位顧其本只是好學而致之也後世學者從事訓詁記誦句讀自謂學如是而已是誠何所得哉學者猶尚如此況帝王之學乎人君以一身而表準乎四方君師於萬民者

非以其刑政之威也惟是以一心而推及於天
下萬事率天下而歸之於一心之化焉故曰人
主一心爲萬化之本治心之學無貴賤一也自
古聖王何嘗捨是學而能做得治平之功也今
殿下典學之勤非不至矣而在臣等期望之心
惟願益懋聖學焉念祖曰顔子以亞聖之資怒
得其當似非難事簞瓢陋巷罕與物接則宜無
甲乙之遷矣然夫子稱其好學而首以此言之
者豈非常人之情惟怒難制惟顔子能之故也
至若有不善未嘗不知者則蓋其得一善必拳

拳服膺故善常爲主而不善之萌自不得容着
纔有便知之纔知便不行矣惟願 殿下必於
萬機應接之際燕𧏑幽靜之中以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爲愼獨之工以不遷怒爲克己之方
爲志倫曰好學論論人之性情與太極圖說相
似先儒以此爲濂溪傳授太極圖於程子之證
者誠是矣圖說於用工處略之只曰君子修之
吉而好學論則詳列明誠之目以學者受用言
之則此論勝於圖說正好翫味而末端所言求
諸己求諸外云者最爲要切求之於己者即所

謂為己之學求之於外者即所謂為人之學也學之誠僞專在於為己為人之别學而為己上達天德則非特可以希顏雖大而化之可也學而為人雖童習白紛費盡精力亦何與己事伏願 殿下凡於言動事為之際必察為己為人之别而加之意焉憙曰學問之道只是知與行二者而顏子之所以為亞聖者即是明知力行而已蓋信道不篤則無以行之果行之不果則無以守之固矣學者篤信而後乃可以驀直向前欲罷不能終至於賢聖之域焉以是觀之篤

信為力行之本而苟不能知之明則其何以信之篤也伏願以自明而誠四字為聖學之本焉

龍輔曰此篇云得五行之秀者為人盖萬物之中惟人獨得其秀而最靈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天之命元后也必生聰明睿智之姿俾膺是位然則人君又得㝡秀之㝡秀者也盖參三才育萬物之功專係於人君一心君心則萬化之源也萬化之源正則國正萬化之源不正則國不正焉若其正心之要在於七情感發處發於性命之正謂之道心發於形氣之私謂之人心苟

不能精而察之一而守之則人心之危者愈危道心之微者愈微至於情蕩性鑿矣故堯舜相傳之心法不過曰精一而已伏願益加體念焉

東浚曰此章首言顔子好學中論性情道學之本末又以顔子之學繫之而篇末曰巧文麗辭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又曰與顔子所好異矣其旨深矣今日 聖上親臨內閣特設講會可謂千古盛擧也若自今談文說經循此不輟則至於句讀旨義註脚解釋之學似不無漸熟漸進之效而苟不以實心做去則亦不過爲榮

華其言與顏子爲異之科矣何補於聖學何益於治道也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然後方有實效益務知行兼進之工俾不歸於浮文之科臣所望也微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察己之明也當其微萌之時存心省察用工於克己復禮得一善拳拳不忘此顏子所以不貳過之效 殿下於淵潛之中幽獨之際想或有人所不知而聖明先已察之者猛加警醒如鋤草而先除其根無使更生則是乃顏子不貳過之道也伏願體念焉景源曰人之最難克者私慾也先克其

所難克處然後自可以復禮而天下歸仁矣顏子能克之而以進於亞聖之位顏子真天下之大勇也故曰顏子之所以為顏子只在於克己二字惟 殿下體念焉福源曰此是伊川少時場屋中文字也 上曰似是十八歲時矣福源曰然矣此雖少作而自今觀之則已是成德大儒之言矣然其後用得許多工夫經得許多階級易傳之成乃在於年高德卲之後而猶不以示其門人曰尚覬有少進云蓋聖賢之心自視欿欿不自滿足常有望道如未見之意所以日

躋於高明之域此等處深留聖意區區之望也
濟恭對曰臣無可達者矣鍾秀曰不遷不貳即徹上下之工也顏子之過極精細與三月後違仁相似只是有毫髮差失而已而纔差失便知之纔知之便不復作此所以下聖人一等也而大凡爲學之道莫要於此過而能自知其過固已難矣而此則人心本靈設或當事蹉過事過之後容有自覺之理而既覺其非後不復然寔爲難事不但後不復然之難而已既覺之後猶欲周遮文飾不肯開口說昨非今是甚至於自

以爲是堅拒規箴之言則永無遷改之望矣
殿下聖學高明清燕之暇如有自點檢者矣然
於甲而遷於乙過於前而作於後者果皆自驗
其難易淺深而有過皆能自知知過皆能不復
作否每於此等處密切體驗前則有過或不自
覺而後能自覺前則知過或至復作而後不復
作則即此便可驗聖學之進矣 上曰好矣此
以氣質看不可以一定論也知之未嘗復行此
顔子之造詣極高處也以顔子之聖豈復有過
所謂過者不過洪爐點雪而然猶知之則不復

行焉此顏子之所以為聖也固非後世學者之所能及也鍾秀對曰五性之鑿由於七情之蕩而情雖分之為七撮而言之則要不出愛惡二者人君馭世之柄只是刑賞二事而刑屬惡賞屬愛苟能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好惡一循當然之天則而不以一毫私意參焉舉錯咸得其宜則便可以服人心而成治道矣且以匹庶言之欠分數者不知過用七情氣質清明者反多過用七情之患竊瞷聖質英氣每發越其於愛惡之際加膝墜淵之病最合密察而深戒之矣彥

鎬曰此章文義諸臣已盡達更無可以敷陳者而篇末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戒其垂訓之意至矣夫文章訓詁之學雖於儒者事最近而奪志妨道莫甚於此終為玩物喪志之歸此古人之以專務章句悅人耳目謂之俳優者也伏願於此體念必以反身修德為先勿以記問詞章為務焉民始浩修對曰臣等無可陳者矣

上曰伊川年十八游上舍胡安定以顏子所好何學出論題先生述此論對之觀於此文其地步之遠大可以知之況先生為學多得力於周

濂溪故此文無一字不本於太極圖說矣僉曰
聖教誠然矣　上曰此曰詩書六藝六藝之中有樂有書詩書之書字六藝中書字固有同異之別而但詩者樂也古人詩歌上自郊廟雅頌下至街巷謳謠莫不被之管絃則詩之學獨非樂耶然則六藝之外更說詩書者得無意疊之嫌乎或者以為詩即詩經也六藝中樂但指聲音節奏而言也云而此又有不然者被之管絃則樂可待詩而成聲音備節奏矣豈可以後世傳其文不傳其樂比而同之耶憙對曰金石絲

竹樂之器也歌謠雅頌樂之音也詩與樂固不
可分以爲二而三百篇未生之前已有五音六
律之制矣然則詩與樂亦不可同而一之矣
上曰此篇即胡安定問伊川以顔子所好何學
也因此而有起疑者周濂溪於簞瓢陋巷章語
程子以自令尋顔子所樂何事與此義即一般
也好學之對則伊川以好聖人之學爲對而至
於所樂何事未知樂在何處耶徽之對曰以顔
子樂道程子斥之以不知顔子而大體似是樂
道之樂也 上曰如以顔子所樂爲樂聖人之

道則有道與我為二之病顔子亞聖也道是顔子顔子是道不可謂之樂道矣或又以為名教中自有樂地看之為可云此則尤不可矣此乃千古未定之案也說者又以為顔子所樂之樂字別無經傳可以參照者然則這樂字將何以指的說得耶鍾秀對曰顔子所樂大體是樂這道而若曰樂道云爾則果有與道為二之嫌矣命膺對曰先儒有言若曰樂道則道與顔子分而為二聖教誠然矣福源對曰程子之言以為若謂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而今若於道外別

求樂處則亦恐有弊矣義理充滿於中則自然有慊足怡悅之意此似是顏子之樂矣憙對曰若曰樂道則顏子之樂便小矣志儉對曰顏子所樂蓋是每事循理心廣體胖而樂雖不可謂之樂道而亦非於道外有樂也蓋欲罷不能一句語亦可見其所樂非有樂於此則豈欲罷而不能耶　上曰然矣大抵顏子之於大聖只是未達一間耳蓋其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之為學也仰高鑽堅欲罷不能顏子之用工也此乃為顏子之所樂者耶　上曰此曰天地儲精

之精字即上文太極圖說中二五之精也然則此獨言二五之精不言無極之真何耶退溪之言曰言精而無極之真在其中云此義得無掣碍於本旨耶朱子以為伊川未弱冠著此論故或多未盡善處此等處之謂也未知卿等之見以為如何諸臣未即仰對 上曰此曰真而靜真指本體而言靜指未感物時節也真與靜二字之間下一而字與無極而太極之而字異耶同耶且真則本體靜是未發此二字之義果為不同耶憙對曰此而字便同且字與無極而太

極之而字不同矣　上曰此曰真而靜其未發也又曰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即朱子已定之論則上句既言真而靜下句又言未發與五性者不無意疊之病此或未照檢處耶此亦非臆說亦有先儒之論卿等之見以為如何憙對曰真是不雜人偽時也靜是未感物時也又曰未發也五性具焉此再就所謂靜處說破所謂真者之名目也雖似有重複之嫌而箇中自有層節分數也　上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即七情也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此四

者即四端也七情情也四端亦情也但言七情可也孟子又何言四端耶但言四端可也子思又何言七情耶抑四端之外更有七情耶又或思孟所言各有所指之不同有此曰四曰七之各異耶至於東儒退溪因此四七之下邊則曰四端則理發而氣隨之七情則氣發而理乘之栗則曰理氣渾融元不相離心動者情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安有理發氣發之殊乎當時知舊之際互相復難至于今論說溢宇充棟未知將何適

從耶意對曰四七之下其說甚長而舉其大綱而論之則七情兼善惡而言之四端只從善一邊而言之故衍之為七情約之為四端而四端七情本非二情也然前後兩先正之言各自不同彼此論說至今紛紜而愚臣淺見則竊以為後先正之言當為正論　上曰知不善未嘗復行與知善便即行之何者為難歟福源對曰此如陰陽分數陰一分消則陽一分長陽一分消則陰一分長知善而不為便是不善恐無難易之可分矣志儉對曰知善而能即行則可以知

不善而不復行知不善而不復行則可以知善而即行譬如用人善善而能用則惡惡而亦能去矣惡惡而不能去則善善而亦不能用矣蓋能者皆能不能者皆不能恐無難易於其中矣鍾秀對曰知不善未嘗復行固已為難而至於已能知之而便以自己之不善明言於人者為尤難此為人君所當勉者也　上曰此章講已訖定性章雖非張子所著張子之一變至道實在於見二程之後而其於二程問答底大議論無過於此書然則雖斥張子之見而張子之所

以為張子者亦在是矣繼講此章好矣命龍輔東浚讀奏讀訖命陳文義龍輔曰此章云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公之義大矣哉普萬物而無心天地之公也體寬平溥博之象有温和慈愛之意即聖人之仁而其理則公也況人君處至尊之位以輔相為己任以化育為己責以一心之微應萬幾之煩心正而國正心不正而國不正焉學曰心有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正然則此心之正不正惟在於公與不公而公則天下治不公則天下亂可不懼哉伏

願留神於一公字上政令言動之際常察此心之公私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順物無情大公至正則人才之渺然者可從公字中得之矣言路之杜塞者可從公字中闢之矣伏願益加體念焉東溪曰横渠有強探力索之病明道有此言即其定性二字似未免有病矣大體性體渾然不可以用工故孟子存其心養其性之訓非謂就性上別下養之之工也存其心乃所以養其性也性豈可定乎若欲力定其性則其流之弊殆近告子之不動心矣此可見横渠之病矣故

程子就動靜上說定字方爲穩當至於性字上着定字終覺未安矣志愈曰此曰動亦定靜亦定靜時能定則固然而若動時則乃此心發用應接底時節恐不合下箇定字而此定字非若禪家入定之定也每事循理而中節不爲私慾所牽擾者即此定字之義此所以曰動亦定也當其動也或浮躁而逐物或偏係而留着則非所謂定也動而不能定則此心常爲外物所纏繞而靜時絕少尚安能敬而無失乎此動亦定三字正合體驗伏願留念焉憙曰橫渠多強探

力索之意少游泳涵養之功故程子之言如此
此所謂動靜如一內外無間而不如此則不可
謂定性矣　殿下聖學淵深平日存養之工臣
固仰揣而益留聖意於定性二字上區區之望
也字鎮曰三代之後無三代之治者只緣時君
世主公不勝私物累未祛事爲施措之際刑賞
黜陟之間不能純然一出於正而終歸於雜伯
之科上下數千載之間豈無願治之主而緫爲
一私字壞了者寧不慨然爲人上者必能克祛
已私恢張公道一政一令一動一靜務合於大

中至正之道然後三代之治可以復致矣禮云奉三無私唯　殿下懋哉懋哉鼎修念祖對曰臣等無可陳者矣景源曰定性書正大光明足以開張子之惑而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信可爲一篇之綱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此所謂廓然大公之證也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鼓琴若固有之朱子曰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不以富貴而有動

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性分定故也此所謂物來順應之證也蓋張子早悅孫吳晩逃佛老雖一變至道猶不能忘於異端故程子作定性書以勉之也　先大王嘗御便殿講此篇臣於時以儒臣登筵以張子之所以問定性者俯詢於臣故臣妄陳微見矣今叨侍講而　聖上又問此篇臣本無窮經之學而誤塵兩朝侍講愧懼不知所對也鍾秀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兩句是自古把作話頭用以陳勉者而一時說慾却少意味此等處正好切己體驗蓋有私意時自覺

胷次狹小鄙吝意思勞擾忙迫到得掃除私意廓然大公時節氣象意味却自別事物之來觸感雖繁而只物各付物各將這物上天然自有之理應副去而已我何嘗用心於其間哉彥鎬曰人主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然後刑賞得其宜而舉措無不當矣今或自私而用智為喜為怒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不可勝言而易發難制惟怒為甚故古人以忘怒觀理為制怒之要方然當其暴怒時雖欲忘之而有不可能或值如此之時則姑徐勿亟稍待其氣下事定

而後處之則自無過不及之差矣伏願體念焉
微之曰聖人可喜而喜可怒而怒物來順應自
底於大公至正之域而凡人喜怒出於形氣之
私七情之發皆不中節此等處尤宜省察命膺
福源濟恭民始浩修曰臣等無可達者矣　上
曰橫渠以定性未能不動爲疑問于明道明道
爲書答之惟此一書蓋其動亦定靜亦定云者
即周子所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理也明道
之接濂溪統者實在於此矣大抵天下無不定
之理亦無不定之性才求定便已不是性也觀

於是書可以知明道造詣也諸臣對曰聖教誠
然矣　上曰此曰普萬物順萬事便是不絶乎
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于物也不絶不累之工
此篇中何語為肯綮乎諸臣對曰臣等未及理
會矣　上曰日已暮矣將臨玉署大臣外經筵
諸臣退待本署予將宣醞知事以下以次先退
上曰玉署所講冊子館官就議領事以草記稟
定因命宣醞酒一行　上曰姑為撤講可也通
禮啓禮畢閣臣降復拜位行四拜禮引儀引時
原任閣臣分左右退出　上遂乘輿詣弘文館

閣臣祗送于閣門外館臣祗送于館門外

親臨摛文院講義卷之下

親臨弘文館講義

上陞座館中班次與摛文院大同而閣臣聽講位在館臣後本館啓請以心經進講　上曰經筵諸臣上殿領事以下陞自西階就講位以次進伏領事徐命善李徽之在楹東知事鄭尚淳金熤同知事李命植鄭昌聖在楹西參贊官李坤徐有防申應顯趙時偉金宇鎮鄭志儉承旨金夏材副提學侍講官朴天衡侍讀官李時秀李鼎運李讓彬柳孟養檢討官趙鼎鎮朴天行權以綱洪文泳在南楹外　上曰閣臣中原任退去時

任聽講閣臣上殿就位以次進伏提學金鍾秀俞彥鎬直提學鄭民始沈念祖直閣徐鼎修待教鄭東浚上開卷諸臣亦開卷

命夏材讀奏自第一章至第二章天衡讀奏自第三章至第四章讀訖命陳文義夏材曰此篇首揭精一執中十六字乃聖人相傳之旨訣古今心學之淵源也然欲察夫人心道心之間則其要在謹獨故第二第三章皆引詩而明之開示樞紐以為恁地用工之方其言明白使人易曉而上下幾百年實見得實存得者蓋希矣倘

殿下有鑑於此常於幽獨之中洞察幾微無或

厥次則其將尋墜緒於既往不獨堯舜專美於古矣天衡曰心經一部專論心學而治心之要無出於敬之一字持敬之道亦在於慎獨二字是以此章先言上帝臨汝次言無愧屋漏其旨深矣凡人之情雖有一時警發之心而久則易致怠忽學之不成直由於此 殿下苟於平日恒以惕然嚴畏之意存之於中雖在幽獨隱微之中常有上帝臨汝之意則自然收斂身心警發志氣學無間斷之患德有日新之效是臣區區之望也時秀曰此書爲學者心法而作也首

章帝曰二字其旨深且嚴矣自古聖賢治心之要何嘗外於精一之工哉是以其曰不愧屋漏此言治心之工也又曰直方大此言治心之效也伏願 殿下知之惟精行之惟一終至於直方大之境焉鼎運曰今日纔過內閣又臨本館甚盛舉也然而猶不能以實心而措實工復或有書自書我自我之歎則非今日臨館之本意也伏望必於誠字上加勉焉謙彬曰允執厥中之中字推類以往則天下萬事莫不各有這裏之中爲故聖王以一心而應萬幾隨事而中爲

隨處而中爲以至政令施措動靜作爲之間各中其節者即所謂時中之中也伏願以一中字體念焉孟養曰人心生於形氣故易熾而言危道心原於天理故難保而言微循形氣則人欲肆而危者益危循天理則性道明而微者乃著是以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使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則人欲日淨天理流行動靜云爲無不自合於中正之道矣臣等之所望於聖學者即精一二字之工矣鼎鎭曰精一二字諸臣之奏非不詳矣而若精一之道惟在於敬焉是以曰不愧

屋漏曰無貳爾心曰承祀見賓又曰克己復禮錯引聖賢之言編于一篇之中而其本則敬而已若於動靜幽顯之間必懋居敬之工以爲執中之方則乃可爲今日講此書之效伏望留神爲天行曰千古聖賢心法之妙盡在此一部心經矣如臣蔑劣顧何敢敷陳微奧而第伏念治心之要何嘗捨是誠而他求哉是以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又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亦曰戒慎恐懼不覩不聞此皆所以慎獨之道而慎獨之工即誠正之關棙執中之樞機也

聖學高明更無容仰勉而竊願以慎獨二字深
留聖意焉以綱曰心經首章揭執中之訓近思
錄首章揭太極之說蓋中與極之義不甚相遠
以學者工夫言之則至正至大以帝王規模言
之則大經大法中字極字相為表裏今日之會
講此書誠不偶然推執中之訓而勉學問之工
演太極之說而措政令之間則建中之德可以
有成立極之治可以徼得若於燕閒之中參互
反復於兩書之訓則庶有益於成德出治之方
矣文泳曰此章詩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即是

謹獨工夫也幽獨燕閒之地若或怠忽放肆則
朝晝存養之工有時間斷而無以充養其本心
之全體矣是以衛武九十之年尚且自警若是
不怠則況　殿下春秋鼎盛聖學高明豈可以
警勵之心有或間斷耶臣非敢謂幽獨之中或
懈謹畏之念而第念以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之文參看於此章之旨則最切於謹獨工夫
伏望消淵幽閑之際恒戒怠忽之或肆精以察
之一以守之上繼堯舜之心法爲命善曰此書
集聖賢論心之訓裒爲一編而首之以堯舜授

受之心訣者以其爲萬古心學之淵源也與近思錄之首揭太極圖說一般意思矣首章以下則或言戒懼或言謹獨或言敬或言誠或由外而至内或自近而及遠其所以治心之方無所不言然此特爲匹庶之學也帝王萬化之源則一日萬機無非精一危微之地而苟不能擇善有何固執之可言乎必先審察於公私義理之分然後方可下手用工朱子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四件盡屬之惟精只以篤行二字屬之惟一從古聖賢立言之旨意可以想像矣微之曰

此章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後世帝王尤宜拳拳服膺蓋道心人心非是二心原於性命之正則是謂道心出於形氣之私則是謂人心七情之發而不中節者即是形氣之私也聖凡蓋有七情故精察其二者俾不雜焉一守其本心而不離之然後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況人主一心爲萬化之原則 殿下於此章勿以紙上之古語看過若侍堯舜之前躬承丁寧之告戒毋或怠忽念念在玆以是接於堯舜之道統是臣之望也 上曰好矣尚淳曰人心

道心本是義理形氣之别而帝王與匹庶無間苟能於危微之際閑邪存誠無處不敬則自底於精一執中之域危者安微者著此是堯舜禹傳授心法而實為千古帝王之柯則苟或不能致力於精一之功至有偏倚之患則其害至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故魯論終篇首載堯告舜之辭而復以此八字係之其意尤為深切著明伏望益加體念焉熤曰學問治道本非二致聖王之治實在於心法二字心法之治自周公以後絶而不傳矣真德秀集千古說心之書作為

是編以為問學出治之要訣而開卷第一義即堯傳舜受精一執中之語此誠萬古心學之淵源聖王心法之治無出於此而或恐後辟不能真切用力於此故第二章以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八字繼之以警惕之蓋天人一理日監在茲嚴乎其可畏而惟恐其仰視玄遠不能真知臨汝之可畏又以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反復其神明所覯不可自欺之意申以警之上天臨之在上神明質之在傍洋洋乎上下左右可令人凜然知畏惕然知警兢兢乎

人心道心之間勉勉乎精一執中之道矣然而
邪妄之念未盡防閑則誠實之理無以存得故
第四章則以閑邪存其誠承之蓋閑邪則誠自
存矣閑其邪然後乃可以惟精惟一而心得其
正矣存其誠然後乃可以不偏不倚而中於是
在矣執中之本在於存其誠存其誠之道在於
閑其邪閑是防閑之謂也心之閑邪如室之禦
寇固其垣墉堅其扃鐍寇可以不入閑邪之道
亦必如固垣堅鐍之法盡其防閑之道然後邪
念不能入而其所以防閑之道惟在於敬義之

夾持故第五章乃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指示
其用工之方使之着力於此首尾五章之間其
条理縝密旨義精微爲學之要盡在是矣自古
學問之道無上下一也而帝王之學則尤是治
法政謨之所自出也必如是而後乃可爲三代
聖王心法之治今 殿下若有意於三代之治
則捨此聖王傳受之心學而何以爲出治之本
也必於慮念云爲之間每若上帝之臨上警惕
謹畏敬義夾持無少間斷則是所云聖王之心
學爲出治之本也命植曰心經一篇即宋臣真

德秀類聚言心處編為一書脉絡互相連續而人心道心章編之於首為開卷第一義此所謂萬世心學此其淵源者也舜禹傳受之心法最是帝王之學喫緊處而人心道心之説諸臣已皆陳之至於允執厥中之中字非於人心道心之間執其中者也嘗見先儒以中訓極中之訓亦嘗以極蓋中與極之義為四方之中人見而有若標準之意也精一然後可以允執所謂精一不可只曰精只曰一一塲口説而已允執之工必如先儒克己須從性偏處做將去之言如

此用力然後可以允執伏望 聖上於此深加留意焉第二第三章毋貳爾心輯柔爾顏皆所以用力於愼獨之工也雖在於匹庶尙不可忽況以帝王之尊或不能自修於燕閒蠖濩之中則人皆得以知之必須先加戒愼之工然後方可以不疑其所行發號施令之際沛然無礙滯亦願留神焉昌聖曰堯舜之傳授心法只在於人與道之分別而已盖人之心豈有二件但出此入彼此出彼入此勢不得兩行也危微之際必須猛加省察而省察之要又在於不愧室漏

夫幽獨之中亦能操存自省不愧則至於顯著之處其操存之功尤可知矣故治心之道莫緊於敬矣　上曰叅贊官亦各陳文義也坤曰心經首章即堯舜傳授之心法帝王出治之本原也人心道心之分必加省察區區之望也有防曰今日登筵諸臣之反復陳勉不啻為千言萬語而顧其本則終歸於勉君德三字伏望一一留神察其要而體驗於聖工焉應顯曰堯舜大聖也宜其無所事乎學而必以精一之學終得執中之效以成唐虞之治蓋學之一字雖始出

於說命而學之之道自堯舜已然伏望必於學字上加工焉時偉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君心正而萬化行焉我 殿下誠正之工非不至矣而聖不自聖新而又新即聖人不息之工也今日臨筵特講是書者實仰大聖人典學之勤也伏願益勉聖工必以誠正二字爲治心之要焉守鎮曰學問之工要是知與行而已我 殿下以睿知之姿懋緝熙之工盈天地事物之理今既知之已至矣臣敢以行之一字爲 殿下仰勉焉志儉曰此章即堯舜傳授心法真德秀晰

以爲心經之首而但以人心直作人慾解與朱
子訓釋異矣朱子既有定論而德秀如是看必
自有見而終恐不如朱說之精細參合先儒之
旨而實體於此心發處則必有以明兩說之得
失而用工節度方可無疎漏之患於此深加體
驗是所望也　上曰諸臣所勉無不切實但日
已追暮諸臣之登筵亦已久矣今不得深究長
語而大抵此篇裒輯說心之書而編成一篇以
爲千古治心之要法真西山愛君之誠惠後之
功固大矣然而名篇以心經心經云者與詩經

書經不同而說出一心字遂謂之經比諸近思
錄名篇之意不無差等終有所未妥鄉等之見
以爲如何夏材對曰此篇不過爲說心之書而
名之以經者似甚如何至於政經即是州郡牧
民之說而稱以政經尤有所不可知者也　上
曰此篇先正得之於旅邸而斷簡殘編錯雜無
緖不成一統之書故先正蒐整考證以爲晩年
之工焉盖附註與按說不但各自不同程篁墩
則學失正路言多誤解向非先正之明辨則安
知無誤後學之歎也然而經傳之大訓聖賢之

要工盡載一編歷歷可攷則燭昏於來世柯則
於宋學上自皇王下及匹庶其全體大用之工
舍此書而何以哉先正所謂不在近思錄下者
眞切實語也予每尊信此書而愧無平日之工
今與卿等講得其一二可乎夏材對曰盖自程
朱發揮經旨之後義理大明我東先賢亦皆詳
說之故心性理氣之說夫人能言之矣然平日
能存養省察者果幾人乎是以君子貴實踐而
不徒辨博之爲尚也以今日講筵言之 上雖
使諸臣互相發難而問答之際終未見浹洽之

義此先正臣李珥所謂問無蓄疑答無滋味者也且伏念　殿下於政令施措之間闕失著見則言者猶能進規而但於不覩不聞之地已所獨知之處則難欲執之以諫其道末由此則殿下嗣服以後未嘗罪一言官而言路之杜塞莫如近日此又臣之所未曉者也　上曰言甚好矣予實嘉乃今不能指的為言而如有可執而進言者則無或自阻其各盡言而無諱予豈不虛心而翕受也　熤曰今日　至尊親臨館閣諸臣挾冊登筵竟日開講討論經訓是實一代

之嘉會千古之盛舉也惟是羣下不能發揮經
旨啓沃聖心至於如臣蔑學亦忝於經筵之任
臣誠自顧慚歎雖然勿論閣臣館臣其所敷奏
藉曰鹵莽舛錯無足以當聖心者末抄一轉語
舉皆以勉君德之語結之或曰誠或曰敬或以
心性或以問學是固講筵之例套學究之常談
而其實進德之方為治之要不外此數条語矣
唐虞三代之治亦何嘗捨是說而他求哉今
殿下勿以諸臣見解之淺短敷奏之疎略隨例
而應之只以其末抄仰勉底數条語實實收用

則古聖王天德王道之治亶在是矣講者將講之於今日行之於明日者也今若視之以例套聽之以常談只有今日之講而却無明日之行則是將千古之盛舉不過為一時之虛文而止烏在其講學之義也哉實實體念實實收用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此言果好矣諸臣之謂心謂性互陳迭奏者言雖多而意則同要皆君德上仰勉譬如入此室者或從東而入或自西而入各從其入處而入而畢竟入此室則一也諸臣之各自規勉亦何異於是哉竟夕臨筵飽

聞諸臣之昌言充然如有得於心而今將還內矣可不以實踐之道猛省而深思也　上曰中者即聖人之極工此篇之準則然而無象可見無迹可尋懸空而說去則既沒把捉即物而為喻則居無定位末學謏儒每以為滉瀁難知高遠難行其所以談道說經者徒是皮膜外影子終無實地上見得苟欲形容此中字開發乎後學則將何以措說而可耶夏材對曰古人論不偏不倚而有曰設若中之部位在此則或東或西為偏也雖不東不西而亦或擔倚一隅則為

倚也此說最分明矣　上曰中者無物無中無處無中一家而有一家之中一國而有一國之中入室則室之中爲中在堂則堂之中爲中雖以此冊子言之開卷時則兩片交合處爲中掩卷時則大小題目之間爲中跬步失當則非中也毫釐有差則非中也初無蹊逕等級之可攀可躋處雖以司馬光之篤實尚有念中之失焉中之難有如是矣命善對曰執中非難知中爲難知之而後可以行之也　上曰然矣知中果爲難何以則爲知中之要道耶明善則知中耶

窮理則知中耶今欲先從入頭處下手則將如
何而為知中之要道乎學者之為學如醫者之
醫病今使醫者對症而下藥則必先知甚材為
補甚材為瀉甚材為溫涼甚材為辛甘各循其
性各當其方而後乃可合而為劑隨證而收功
矣今學者之知中而得中者亦何異於醫者之
知藥而用藥耶何以則可為知之之要而始得
以下工耶徽之對曰果如聖教中者非指一處
也事事物物各自有中故惟精惟一可以察守
其本心之正而自無過不及之差中庸序曰其

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所用工在於精字一字上而允無間斷之義也天衡對曰真積力久義精仁熟而後乃可以執中倉卒之間猝難得執矣 上曰倉卒之間不可執之云則將於何時始可為執中時節耶徽之對曰處事得當則中在這裏豈可作一定界限謂之以倉卒不可執耶 上曰極字則曰建極立極云而中字則單舉一中字而言之中之上下更不下一字若曰執中則易歸於子莫之中若云時中則時字只是順說

去之意亦非區處此中字之義也將下得何樣
字而後好耶有曰建中又曰受中亦曰降衷衷
者即中也建受降三箇字之間何者爲好耶中
和之中字與建中執中之中字同歟異歟命善
對曰中和之中與建中執中之中似不同也命
植對曰中字用處雖異其意則同降衷之衷則
天命之性也受中之中則即人得之而爲性者
也建中建極則有所標準之謂也其爲意義無
所不同而用處則各異似不可執着某字而爲
一定之用也夏材對曰如欲求合于中則莫如

窮理也　上曰只曰窮理則太濶大沒摸着似難指的下手矣夏材對曰窮理則明善明善則乃可以復其初也然而大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蓋言理則微而隱言物則實而顯朱子於此亦有所論矣昌聖對曰若非義精仁熟洞見義理之原者不可得以執矣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以是觀之精一者始執中矣　上曰大體中者隨事善處無過不及則即是中也日用事爲各自有這中本非別般甚高底事知到一事之中則行一事之中知到二事之中則行二事

之中終至於無處不中無事不中每當千百萬
事各得其中則是乃為大中至正之道若以這
中字掛搭在别處直待義精仁熟而後始欲執
之則是終無可執之日矣文王始道敬字而學
者知居敬之工成湯説得性字而學者知性理
之學堯舜傳授之際又拈來一中字而天下後
世乃知大中之義焉其義則一也古昔聖王何
嘗用工於名物度數而後乃中耶此等處活看
好矣三代以後教人之説愈久愈多千歧百派
各主其見俗學蒙儒實有迷所適之歎降自近

世學者便以窮理之工看作別般技藝經學與科目分為兩條門路自是以来科目從事者視經籍為弁髦人無讀書士皆曚經舉世有面墻之歎此豈非衰世之事也予每以是為深憂浩歎而終不得矯捄之道矣命善對曰聖教誠然矣經學即日用當行之事一自科舉出後使作別般工夫衰世之教誠得當矣 上曰教化不明世道漸降故科目與經術分而為兩路矣何以則科制可以復古乎命善對曰雖以我朝盛際言之先正臣趙光祖李滉李珥皆科目上立

身中古以後便成兩件事矣昌聖對曰設令堯舜復起今之風俗世道必將因以為治似無復用堯舜時規模制度於今時之理矣文泳對曰同經筵之言大有所不然者在上者以堯舜之道為治則日遷善而不自知人皆可為堯舜之民況且移風易俗惟在人君一轉移之間則決不可謂之時勢而謂不可做堯舜之治矣昌聖曰風俗世道之比古漸降自是運氣之使然雖堯舜之聖復挽淳古之風亦恐未易三代之忠質文互變聖聖相承豈欲更張盖亦迫不得已

也井田封建之廢而不復亦緣時勢之不可行也張橫渠嘗欲私試一鄉而卒未及行以此推之聖人爲治之道貴在隨時不可專主於泥古非今也文詠曰儀者內閣以文風之不振言路之不開求助之教丁寧諄複臣不勝欽歎之地臣屢登前席終無以闡發經義仰裨聖學出入三司亦不得數陳昌言稱塞聖旨臣嘗訟罪之不暇而以文學言之　殿下於文教上靡不用極之教臣屢已承聆矣文教之丕興殊非一朝之可期而作成之化久而不懈則上之所好下

必有甚焉而觀感之效又捷於影響庶幾文治
之彬郁將見鴻儒之輩出矣言路閉塞誠如聖
教 殿下翕受之量非不恢廓而諫爭之言寂
無聞焉袞躬闕遺臣未敢指陳其事而豈無可
言之失乎政治得失官師繩糾豈無可言之事
而然乎從古人君雖或假借顏色虛襟聽施言
者猶患囁嚅不盡所蘊畢竟陳腐之說亦或不
概於王心則自不免消沮退縮矣又伏見聖慮
至及於或售讒訐之言顧今世道乖睽安知無
此弊而納言之道公聽并觀裁定是非則巧言

日退嘉謨日進而惟 殿下兪受則有餘數施則不足雖或有一二顧忠之言終未見採用之實故人皆懷含默之計致有言路之不開愚衷所激敢以敷施二字爲進言之要道伏乞省納焉 上曰所奏好矣繼自今敷陳昌言以爲資益之道可也 上曰日已迫曛撤講可也通禮啓禮畢領經筵以下仍退出 上遂乘輿還內閣臣館臣祗送于館門外閣內已舉燭矣

親臨弘文館講義終

奉

教纂修校正

通訓大夫行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金載瓚

奉

教監印

通訓大夫弘文館應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奎章閣直閣知製 教校書館校理臣徐鼎修

[illegible]大[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監印

奉[illegible]

[illegible]通川大夫行翰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illegible]

[illegible]纂修校正